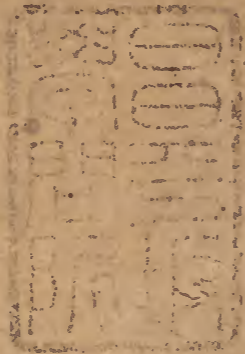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

十二之六



漢書門			
九	七	二	二
二	〇	八	二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〇	七	函
二	〇	八	架
九	七	二	二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4)	
函號	307	22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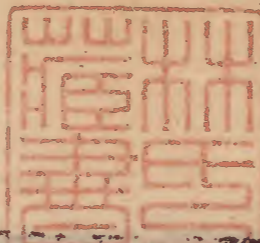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

權陽卷之十一

內篇第廿一庫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袁紹議攻許別

虛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待之外結其

椎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

出使彼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其業不及二年可坐克

也今釋廟勝之策而

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

紹不從豐稷諫紹

怒穢殺之紹攻操於官渡操棄破其輜重

紹軍大潰或

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

而喜吾必全今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

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豐非不能量其所事者而竟為
內忌者死豈不哀哉漢劉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
向關迎立其子晉為止少尹李驥陰說崇曰郭公之心
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候徐州相公
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
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
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同
死崇并其妻殺之驥之死豈其所甘心也孫盛論豐曰
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
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
則已必死其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
已然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春惟豐之為
人謀事蓋亦枉用其經濟矣驥也奉闇君而欲辭覆亡
之禍其可得乎賈廢尋遇害崇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
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崇蓋愚人比諸紹之
內忌欲釋慙於效謀者所存固不同也

○曹操征孫權使其子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立
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
矣可不勉歟魏書陳思王傳子脩亡於穰丁夫人哭泣無節操
恚之遣歸家後操病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
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問我母所在我將何

辭以答魏阿瞞之勉其子與其臨終之言如此嗟夫操何如人哉以才濟奸以詐立功以賊託忠天下後世不
必讀書者如石勒輩可知其爲人也而自云少時所行
至老無悔此不欺其子耶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君子以進德許焉操何如人哉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操自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誰當信
之潛樸炎燼盜食漢鼎不畏高廟之靈之問而歎無所
以答其子此尚爲知悔者乎操之謂所行無悔操非安
於惡也操之謂行意未嘗有負操非不知其所負者有
在也而有此言而史載之以欺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可
欺耶此操之奸言也吾不可以不論嗟夫此言而出於

君子之口豈不爲盛德也哉

○毛玠與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
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
吾復何爲哉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
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
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宅
聞見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晉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與蓋其儉德
望足以動人如此有記操之言者又曰孤之法不如毛
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必不難矣錄

縮卒代宗痛悼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縮之
速耶吾於是知天下不難治也

○史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然崔琰之死毛价之
廢非其罪也魏志云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微世怨
謗意旨不遜操收琰斃為徒隸前白琰者復云琰對客
亂鬚直視遂賜琰死毛价傷琰無辜人復白玠怨謗收
玠付獄袒階求按實其事操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
乃復為崔琰缺望和洽言玠不宜有此乞加考覈兩驗
其實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操之所以不窮治者欲為
言事者地也然則操以此為善察可乎志又云是時丁
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儀胡為乎為是也操未立

太子丕時操欲以女妻儀而丕不可儀由是怨丕與弟
虞及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
密訪於外而琰直露板答以春秋之義請死守之玠亦
引衣紹近事獻戒言皆切至琰與玠於此與儀忤矣然
則志所謂有與琰不平而白琰與玠者非儀也歟琰與
玠之獲罪皆出儀力可知昔者琰玠並與選舉吏潔於
上俗移於下操嘗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
何為而今眩於儀之偽辭自剪收朕畧無商顧尚可謂
知人乎嗚呼操且莫知其子之惡矣儀也他日以此戒
族天道好還欲誰怨哉

○曹操飲鴆酒啖野葛夏竦服硫黃鍾乳粥豈亦其所

稟異耶

○曹操別傳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家破棺長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陳琳檄言操有發丘中郎之官殆非虛語操死為疑塚自妨心不足已事故也

○董昭與眾議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諸將列侯皆是其議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因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或謂彧於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春惟宋武帝比代王鎮惡領前鋒鎮惡謂劉穆之曰吾等因託風雲

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豈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後帝比伐功成晉加帝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穆之以事不巳與發病卒彧之卒也特亦穆之類爾

○滿寵為許令時大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人將軍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軍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宋裴松之曰彪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濫刑所濫而可加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用請屬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

雖有後善何解前虐者以為不然鬼之見收蓋操之辭對也或融等不能求免於操而屬寵弗考寵若聽之辭雖無他操意肯遽釋乎寵之考訊如法所以釋操意也而後言之操所以得赦鬼也無前虐必不能行後善寵可謂善教人者或融因此善寵當時蓋知寵之意矣

○湯三聘伊尹尹然後起昭烈三請諸葛孔明孔明然後出而戰國之書有伊尹負鼎俎事魏畧稱劉備屯樊城時亮來見備以諸生待之衆去亮留備亦不問其所言而手自結眊亮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眊而已備乃投眊而答以此知亮蓋言出好事之口每如此

○諸葛孔明之使吳也表孝居記其事曰張子布薦亮

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是以不留裴松之以為亮君臣相遇希世一時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孔明行已豈其然哉此辯誠知諸葛公者春考江表傳載權報陸遜書云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語于瑜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以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即是觀之自足見孝居之所記者妄矣故為合而書之

子瑜諸

○蜀志諸葛亮為入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汶山亮卒立為之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潼亮卒乃發病死志評亮

云亮之為人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
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蓋亮嘗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
作輕重應享與州將歲奉奉以公正為言謂公則無
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
武侯實蹈篤行有味之言也任子曰火佚焚家家不罪
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
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
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
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
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
心流務恕之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
服也哉嗚呼吾於武侯見之矣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
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
中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備又以蔣琬為廣都長備嘗
因遊觀奄至魯肅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
加罪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願重察之備
乃不加罪但免為丞掾長史亮死掾以自代遂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大以統與琬之才而並不堪百里孔子所
謂君子不可小知者也

○馬超兵敗南奔張魯魯以是為都講祭酒欲妻以女

或謂曾曰有人若此不受其親焉能愛人譽乃止超以
皆父也君之人雖未賊有不取焉亦何面目以視息於
天下乎然其歸蜀而先主孔明復收用之此楚用吳起
極不得已於亂世耳

○吳書鍾離傳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孫權深歎服之
至飲宴之際左右常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
曰願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又張昭傳昭容貌
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大人能
格君心之非其謂是夫

○司馬粲為魏將其言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
許巧不可力爭也春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

讓不可自專也

○吳書稱諸葛瑾才畧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
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春曰異哉忠氏之
言瑾弟孔明未能純於德耶大夫禮無再娶純之不娶
古人所皆然者愛妾生子之不舉何居置妾所以廣胤
嗣也有所生而可無舉乎瑾惡夫多子即可母有所愛
今不悉絕其所愛而絕其所生重色欲而成天性悖亂
莫甚焉以此為篤慎豈未之前聞也嗚呼孔明無間然
矣瑾之德當別有在史氏之言其失不細故著之

○孫權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諸葛恪權嫌
恪剛很自用峻固薦之召恪與孫弘等入卧内屬以後

事權相私素與恪不平欲矯詔誅恪峻密告恪殺之峻
之附恪厚矣恪輔政首從宗室三王等豈能無恨而
格方恆於東與之捷大舉伐魏一恤人言及師老新城
腹心中濟狼狽而反怨讎並與恪不引咎改圖愈治威
嚴多所罪責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教兵嚴欲向青
徐凡此所為皆取死之道也然禍不自他人而獨出於
恪雖滕胤有弟與者豈其同事之然亦有不平者邪恪
之柄任非權意而峻固薦之通國其誰不知茲因民之
多怨衆之所嫌遂告亮云恪欲為變而殺之者特欲先
人而發以自救耳恪官門之駐以峻語復入齋酒入殿
一聽峻語初張約等密書與恪恪示胤胤與張約等密

滕胤亂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胤且與恪無隙足
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胤胤且與恪無隙足
知恪與峻之所處宜無有不平者然茲所告乃其構之
之辭峻蓋自籌吾不構恪人將生心告吾黨恪而并誅
矣恪將得志於魏時張緝謂司馬師曰恪雖克捷見誅
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恪後敗歸鄧艾亦謂師曰恪競於外事虐用其民而不
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嗚呼恪之當亡遠人知其必然如
此則凡其同事而有識者宜何如而為之舉主者安得
不懼峻殺之以自救固人情也或曰恪之誅恪誠有以
自取者然則峻無罪乎曰吾為茲論欲後人以恪為鑒
云爾峻自是反覆小人何足道哉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綜魚入其腹之傳吳張溫聘蜀
何取素交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之士無益於辭令
而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臣押伴朝
臣皆以文辭不及爲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若一人
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歸薄弗獲已竟往
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駐數日既
無與酬復者亦勸而止論者謂當時陶實諸名儒端委
在朝若使角辯聘詞庸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之體
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爲胡語契丹愛之及
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契丹主大言及還坐貶官
仁宗待虜有禮固不欲繼繼連之然亦自爲使體非宜

耳英宗朝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
得魚必酌拱辰親鼓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其輒當
非正之禮異時比使援此有請將何辭拒之抃之論拱
辰是也拱辰之罪又將何辭或謂作胡語在靖鼓琵琶
在虜主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
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私焉武子婉爲其詞而繼之
曰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爲干
禮取戾以自辭於虜主者乎

○吳全尚泄國謀於其妾而殺其身殺其子若而入胎
害其君嗚呼謀及婦人雍糾之禍不如是酷也婦人在
室天父出則天夫天有二乎鄭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

糾殺之雍糾以告其妻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
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於是雍姬以告祭仲祭仲殺雍
糾雍糾死由雍姬而雍姬忍死其夫由其母人盡夫之
言也嗚呼雍姬之不天其夫罪則大矣使不以告而父
見殺則是身預其謀其罪惟均殺父之夫安復有可天
之理乎嗚呼為雍姬者弗能兩紆難焉獨有先父以死
而已漢周都妻阿賢於婦道而都驕淫無禮都父謂阿
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過也阿退謂左右
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
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
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列女後傳郤陽任延壽妻季兒

兄季宗嘗與延壽競延壽使人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
不義事兄之讐言亦不義遂自縊死長安大昌里人有讐
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
之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
之應曰詭夜在樓上新沐頭束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
使讐言父至對頭待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讐言家痛焉遂釋
不殺其父世不幸有雍姬之事亦擇於斯而已矣
○曹植來自試表有權之所在雖死必重勢之所去雖
親必輕取奪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等語
蓋有先於當時之禍本矣明帝但以優文答之信所本
當信疑所不當疑以成兩馬令曹之禍而謂帝為明可

乎植國之宗親言宜切至他日王基上疏云今寇賊未
殄猛將勇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
明世不務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其之言可謂忠
矣帝亦不聽蘇王芳即位宗室曹問上言言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曹爽之愚固不足以聽此也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
曰不可曄入為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
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講不可伐意後
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不聽暨曰臣言誠不足采侍
中劉曄先帝訓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

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
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
敢向人言之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
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見暨責曰夫鈞者中
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
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暨亦謝之後周大將軍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
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太武曰
皇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臣以
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
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

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獨曰此公過也太子
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成族本謂公密陳
臧否何得遂至昌言執默然久之曰吾專心國家遂不
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劉惔賀若弼皆反覆小人
也然其言能數人如此魏明帝後因人言惔不盡忠驗
得其情惔以憂死周宣帝既立乃殺執執謂小人言自
謀邪而惔死於詐執謂君子言人能自福邪而執死於
忠嗚呼忠可爲也許不可隨也死可期也名不可隳也

餘冬序錄卷十二

餘冬序錄修幸卷之十三

內篇第十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特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
不與往來毗子敵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
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
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夫大欲爲公而毀其高節
耶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瓌之
鮮釋琳之使停其車馬之不許曰衣衾送宰相政當罪
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不孝武時戴法興戴
明寶巢尚之三人擢重當特凡所屬達言無不行天下

輻輳門外咸市顧顛之獨不降意於顛宗與顛之善然
其風節太峻顛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遇使吾不為三
公耳顛之常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
守道而閔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
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王僧虔徒會稽太守
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辛宜加禮
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
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贇奏僧虔坐
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陳蕭引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
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
引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

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
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于
家趙宋李嵩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
故嵩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
其所為必逆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
亳州遷穎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雜
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
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嵩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
與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
折之焉然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
命也孰政知之出知均州卒若嵩者其辛顧之徒與是

二。唐書卷三十一
二。記
迫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迫迫曰自然之分
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爲逆計
示然乎春於是乎有感

○魏諸葛誕壽春城陷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
降胡壽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誕之能得
士心無媿於曰橫矣然蔣班焦尋踰城出走全端全擇
率衆逆降誕亦不能止也夫其所親愛者叛之於其生
前而其所部不知名者乃能殉其死於身後人情之不
同如此哉

○魏人謀吳而多作布囊欲以塞江孫權讀步騭之表
爲之失笑大江寧可塞權不知彼癡乃効韓信澼水囊

此事耳江非澼水之比一時之計豈可爲終年之圖事
當出敵之所不知豈可揚言於敵敵既知計雖巧莫濟
已陳之藹狗信亦不復能用之矣後世顧可效耶魏人
雖英恐不如隲之所言也

○魏鍾會以逆節誅會功曹向惟收葬其屍而史義之
會豈死義者乎惟感其私遇收葬其屍特以盡其私耳
緊是爲義則前乎此若漢朱詡嘗爲董賢自劾去大司
馬府買柩衣收賢屍葬之後乎此若唐田承嗣爲安史
父子族戚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爲義舉乎

○嗚呼人微忠孝不容以立于世庾純父老不歸供養
司空賈充得責之然充復慙於高貴鄉公何在之間充

非懷惡而討者耶充之上表請解職也意必暴絕言以
戮朝廷之怒而史不叙其文將為晉諱故耳石苞議純
寬除名削爵充之罪豈不當併按也劉斌史寵禮等所
陳奏又有為純辯雪者而純之問充者卒不敢少白前
此高貴鄉公之死固有謂當斬充以謝天下者矣吳主
皓不翼然使純自無罪晉亦何能顯罪之嗚呼不忠不
孝不容以自立于世戴履而稱人曰有忠孝而已

○王祥何嘗褚淵皆孝文立德人也祥曾處魏晉之間
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不忠莫甚焉然則
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揚雄之恬退阮籍

之放逸周顒之高蹈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惟乃
著美新籍為晉造九錫文顯代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
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堅耶

○司馬懿魏太傅等拜辭元帝執手流涕曰臣死之日
固大魏之純臣也純臣如是乎史稱字當懿執政常自
退損後逢廢立未嘗預謀師昭以其屬尊亦不敢逼武
帝即位雖見尊寵不以為榮臨終遺令自云有魏貞士
河內司馬叔達貞士固如是乎高貴鄉公遇弒時手挽
其股而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當日之事決於賈充
之口成於成濟之手而司馬昭之心也而字以罪自歸
字固不得而辭也字曰臣之罪是也字不能以義滅親

又不能伏節死義以貳于賊使王陵母立儉諸葛誕輩
得行其志守當免鯨鯢乎而欲於死之日為純臣為貞
士嗚呼仲達子孫陰逆以盜國而叔達欲陽順以取名
其為魏賊則一而已

○諸葛孔明之不獲取魏羊叔子之不親平吳非其才
其志罪也天限之年有在矣孔明之用蜀叔子之在晉
雖敵國亦莫不稱服之若其身後之思雖三代人心何
以復異伊尹顏子古之所謂大聖賢也孔明出處大節
不媿阿衡叔子行事有方之殆庶者其平生表厲為何
如周茂叔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真而不
失於令名者微斯人吾誰與歸

○阮籍志氣宏放居身在禮法外與兄子咸為竹林遊
子渾亦有父風不飾小節籍謂渾曰仲容誠已豫吾此
流汝不得復爾咸之縱情越禮又甚于籍者籍與遊焉
群從昆弟以放達為事籍並弗之許然則籍胡縱於已
而欲禁厥子既有取於咸而胡弗許於群從昆弟籍豈
不自知其所為之非是哉裴楷謂籍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籍亦自謂禮豈為我設耶是何言也何曾嘗面質籍
背禮敗俗之人又勸司馬昭宜擯籍四裔無令汚染華
夏此可為罪籍之斷案矣籍蓋忠孝兩虧人也或者以
酣飲為事解其為勸進文之非不忠以聲號吐血解其
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不孝吾弗能聽焉耳

○阮籍喪母裴指巾之或問裴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
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
俗輩中人故以儀執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晉書所
記如此春讀而怪之裴所謂方外之人豈生於空桑者
耶阮則既有父喪矣指之言不可為訓而史氏又謂時
人以為兩得其中吾不知所謂中者是何中也噫籍之
居喪無禮不有何曾敗俗之言當時汚染其俗不入於
禽獸者幾希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景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
景景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
公榮不可不與飲若城公榮不敢不共飲惟公榮不可

與飲古今交游間人勝公榮者鮮矣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戲不與及戰大棘戲為政遂敗劉毅東堂之射庾
悅尉饌甚盛不及毅毅曰身今年未得子鵠豈能以殘
炙見惠悅不答及後毅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
志卒于豫章籍之謂城公榮者不敢不共飲良有以夫
○晉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
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嘗
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
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為
痴兄子濟嘗請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
體中不佳時說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

歎服既而辭去遂送至門濟有從馬純雖衆問叔頗好
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安容既妙迴策如怒善騎
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
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問其家喪叔死未濟曰臣
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
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爲人知也

○賈充叛魏爲晉其死也有司謚曰荒而晉武私之曲
謚曰武沈約叛齊爲梁其死也有司謚曰文而梁武非
之改謚曰隱當時定論不從晉武之謚而從有司之謚
充後世流稱不從有司之謚而從梁武之謚約亂臣賊
子貪功於輔命者竟亦何所得哉謚法昏亂紀度之爲

荒懷情不盡之爲隱固非所以誅二賊之惡也

○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
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君臣不密
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
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祜丈夫嘗勸祜
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羨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
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
惑也汝宜識吾此意祜貞慈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
之徒甚忌之祀軼祜時議以荀勗最傾國害時孫資劉放
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
欲使人知已預聞也族弟良勸勗曰公大夫物情有所

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
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臣
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官選人
間宜識吾此意祀傳勗勗史臣叙事小人一長亦或同於
君子而忠邪之判自天淵也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
太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玉曾在中
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
尹師魯嘗面言曾蓋少收門下士曾曰怨欲已出怨使
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然而勢權所在亦自
有須忌者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
宋顏峻又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
則委上善必歸已尋於獄賜死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
名立其立之也必有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
未有不好名者徒好之耳名卒不可致也蓋亦反而思
之羊祜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
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問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
輩乃當如公言耳推祜之言祜亦是好名者祜卒襄陽
百姓於峴山下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

焉當特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祜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
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矣繼祜而鎮襄陽者杜預預志
效祜而不好為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勲績必為二碑一
沉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今去祜預已千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可知而墮淚
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
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迨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德
立功立言歿而不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叔子之上者
耶其毋徒好為後世名可也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
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
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
外財但以僞桀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桀之舊
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
之私室及持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韜夫取與
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

○山濤始布衣家貧謂妻韓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
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濤際遇為尚書僕射加侍中鎮
吏部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見啓事多矣而其子簡年二
十餘不之知簡歎曰吾年三十不為家公所知濤明於
自期與題目人而不知其妻與子何耶古人有言知子
莫若父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為之對曰

午也可平公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呂王獻執政急於進用賢士人有一善必疏之嘗謂其子希哲曰當世賢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濟於簡不之知而公著於希哲不得用一家如此况天下乎吾未敢謂二君能盡知人能盡用人也○山巨源之人倫當時倚為衡鑑而其子簡自歎年幾三十不為家尊所知公豈不若京口任氏一婦人也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流日上足散人懷後世重有抱譽兒癖者人莫知其子之賢可深謂乎公蓋急於甄拔天下之賢才而嫌於愛子有不及耳觀簡之言足知其父子間之無私矣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有後世其殆之歎且指諸孫曰此輩必及於難異時其子哭曰我祖其殆聖乎曾可謂有先見矣雖然曾為晉首卿豈無經國遠圖之責而惟事清談祖尚老莊何也曾知晉德不長不能有匡於上而獨之而其子若孫私言於家何也曾之孫及難者亡晉罪固有歸然豈晉為之累哉曾平居日食萬錢所為貽謀可知其子若孫曰劭曰綏董修汰又復倍之豈有可久之理曾蓋不能為國又不能為家者也

○何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邵一日之飯以錢二萬為限任愷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為曾事耳曾食日萬錢

乃二萬糧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三言所謂
饗餐民豈復過斯人歟漫書之以誌吾輩之願頌者
○或問中散與巨源嘗有絕交之書而其死也謂子紹
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後濤領選薦紹為秘書郎叔夜之
所謂不孤者豈為是乎叔夜是言欲紹聽山公之言而
知山公之能為紹謀耳紹同時有王元儻者未嘗西向
而坐示不臣晉是故紹諮公出處公以天地四時消息
解之人子緣此而棄父事讐心終未忍而公之言實叔
夜之意紹之事晉是叔夜默屬巨源以教之也或者復
以紹之死難為紹讖何哉常居忘其讐而於難逆其死
紹之賢斷不忍是若紹之仕晉非叔夜之意則棄父事

讐之讖在紹仕晉之初矣

○胡威之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威
父名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以不如杜正獻公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諧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
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呂
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
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
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
不須拈出說尋常兒輩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
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

樂視前則有問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鄒道鄉記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便不中是如此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與父埒有舉其父子間而質之其子者當何如為答耶晉胡威之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勝汝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之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汙也王羲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

近於與父爭名矣乎孫過庭書譜云立身揚名事資尊顯時母之望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蒙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初傳指則實恐未克其表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而牆義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試除之報善易其處私謂不惡義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遠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列子敬之不及也逸無或疑焉春按南史齊劉孝綽善草隸自以善似父乃變為別體又宋錢希白曰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聞此一言終身不書孝子之所存如此

○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自之停中十餘日告歸

質賜絹一疋感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
餘姑以與汝耳質若非清高者聞予是言其能無自媿
乎宋孔凱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凱為江夏內史時
東主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凱甚乏遣使載五百
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
即至未幾邪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更乞於此貸之不
聽乃載米去道存有媿於其兄之問矣父子兄弟家人
也誠以廉節自持無可相受遺者人生何用畜聚為哉

餘冬序錄卷十三

餘冬序錄圍涂卷之十四

內篇第十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
炊成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柴坐服其
明識按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人
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百平公使視之果然車
輪師曠事今不見出何書劭言當時必有所本劭不近
舉荀勗而遠引師曠是知炊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
順時變火先聖取諸五木其法必有為也

○王戎為司徒時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

家有好李實之至鑽其核其食者如此此實實之事而
我親為之屠其碎碎嗜利者耶劉故人高平之遺濟冲
能不受也戎善鄭令能撫恤饑饉遂出穀三百斛助之
事見黃華傳市井商賈之徒能有此否此濟冲之所以
猶得為濟冲也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
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祭同平章事制
下祭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
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骨得致仕此不賢於非
才而竊位者乎

○世說陸沉拜司空有人置索酒於梁柱問視了當今
乏才以爾為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陸笑曰謝卿良歲
美哉言乎齊書劉祥恃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努力如
汝人才俱為令僕矣此則不可

○晉書戴逵士龍始與荀鳴鶴遇陸目稱云雲問陸士
龍荀云日下荀鳴鶴釋道安與習業空齋遇道安云彌天
釋道安鑿齒云四海習鑿齒全不談話而當時以為名
答何也

○武帝問王戎從弟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
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衍後羅石勒之難歎曰吾
輩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
不至今日然則衍何人也其死也自知之矣史人稱戎

有人論漢書諸侯為數百高名或惡之敦後果為逆亂是其先見而於衍乃過譽如此史又稱衍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其弟澄及王敦度以嘗為天下人士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吾不知其何見也石勒之難豎與衍同死者澄死敦手殺被剖棺焚尸之戮是足為天下人士曰帶

○王衍未娶時后父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自免可謂有識然衍竟娶賈后之親郭氏郭籍中宮勢剛復貪戾聚斂無厭衍不禁衍女為慈懷太子妃太子被誣得罪衍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有司奏其志在苟免無忠塞之操信矣阿然則衍為人如此初何耻於

婚楊氏乎鄭默之卒也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贈三司而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傳默固無所損也史稱默寬冲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於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色而猶敢嫌怨君子以為處世之難固非所以為默也韓壽嘗託賈后欲以女配華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恨焉廙遂不登台司鮑衍錄復如廙所守者其得失不過如廙而已

○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為自全之計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而為延壽求出補

宋謝瞻見兄弟並為侍郎將軍位任顯密乞罷弟悔以保門戶彼之求以自全者蓋異乎狡兔公之計矣

○王衍曰有雖黃家人稱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甚矣介甫之似夷甫也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富何不早散之春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志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武之歎即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眾輩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晉惠羊皇后失節劉曜所與懼言者於司馬氏恩義

絕矣羊為賊生二子而苑其室至葬焉獻文之謚偽謚也

而史以列之晉后死傳何居然則羊氏祇可附載賈后傳末其陷於漢後事於劉曜傳中及之可也

○羊籍避世清慎不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今人但知談時尚事耳籍本傳籍之兄子封鉅平侯奉祜嗣者也

○晉安昌王盛少時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請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乎可謂名言然其後受官偽漢漢死被殺孝經論語竟亦何在隋蘇武言於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今若其立身治國未見有得於孝經也宋趙普謂六

宗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壽纔歸朝亟闔戶自啓一坐臥取一書讀之終日家人莫測堯後聞是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出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讀之可也若趙若李之在位其有得於論語者沆之謂尚未能行者也○祖述渡江誓清中原功業垂成而不克終時人惜之而晉史譏其間鷄起舞辛天步之多艱何也胡致堂嘗為之辯矣致堂又譏述快快發病非聞道者夫述功名之士也中流之誓素懷有在其不遂有死而已歸納印符固非述之所自處也葉夢得謂石勒脩述先誓而還

其叛將自知其危以求媚而述自是得勒降亦拒不納阻晉民歸心隨勒計中使述不死未見其能得勒也豈其然乎勒誅叛送述心雖求媚其事義其言順述納趙勃其何以為辭於夷狄述有大志豈以此為勒德國將休息邊境而為其所欲為也趙人叛者述皆不納中原士大夫舉類歸附者述未嘗有拒也而葉氏以阻晉民歸心罪述豈為知述者哉

○或問祖述之志晉勳在王室而其弟約以返逆誅述族亦焉豈周公管蔡擲下惠盜劫天稟異絕雖兄弟不可化歟晉書載述居京口負宏義徒多為竊盜攻剽富室述一切撫慰且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為吏所

繩迹輒據護救解之審爾述之所以教其軍者恃矣約藉之而為亂也固宜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之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拔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隈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為異而其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實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為之謀主成勸之事皆出實計實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符堅得有王猛阿保機有韓延徽元昊有張元昊吳革皆我中國不亦金龍鸚鵡之過也

○汲桑六月盛暑而垂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清

涼斬扇者軍中為之謠曰不識寒暑謝承後漢書云云

何可道六月重裘何可道六月重裘軍中謠曰不識寒暑何故聽入人頭庫狄伏連屋室患蠅虫杖門者

何故聽入見此人豈復可與為語者乎

○晉司空涇之亂首執張華華曰武乾之議諫事具存

可覆世也故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夫位華無以對已而

枚及石崇崇曰知輩利吾家財爾故者曰知財為禍何

不早崇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嗚呼位高則顛多藏

必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於故

者之所詰旁觀者清也

○襄陽記晉溫為荊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蓋三

國吳官名今亦不知州都為何官記載端緒辭於温曰
先公昔言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
當誰復相代者温曰無過於君後紀代温為公平其得
州里之譽以是推之其官亦可知矣紀吳太常濬于也
○王導辟王述為中兵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
答或曰導亦陋矣當時事豈無有急於米價者而以問
于辟述之初宣述鄙之而不答也春以爲導之問欲以
是觀述耳述年三十尚未知名導徒以門策辟之人固
有謂述癡者導初見述豈真問米價耶述之不答述亦
默會導守意有在導見其不答也遽曰王掾不癡人何言
癡導之意可見矣又如桓温入關王猛被褐詣之捫虱

而談當世之務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將銳兵十萬
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為
三秦豪傑也温於其談世務時異之蓋已心知之矣復
有此問亦聊以戲之且探其所以答我者何如耳庾公
問王敦卿首四友何者居其右敦曰自有人又問何者
是敦曰自有公論温之意正如此猛託曰不至之故答
之而温遂以江東無卿比許之是其所以異之也而後
世論者乃議温不識人温何嘗不識猛耶然子語無王
猛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矣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鰓魚問
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

田而戰賊入猶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答而遣之此等小事又何足善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為惠則大矣

○周處三山事史言之過特以勸夫改行為善者耳處惡若與絞虎比父老何敢言并子為三而百片之處可告語善决非天性險賊之人矣卒之州府交辟出為晉臣功名建當時忠義傳後世宜哉

○周札守石頭城開門延敵使王敦得行毒甚害朝臣札為之也此故吏為札訟寃王導欲與周戴同例加

之贈謚卞壺郝鑒明其非宜其義正矣導以為往年事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鑒謂如此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然則導而受今日之褒寵無乃亦不可乎鑒茲就導言而反之非有譏於三臣特陰以媿導耳導曰札與譙王周戴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此孟子所謂道辭而當時乃從導贈札朝廷不逆導意極知導欲怒人以文已過故耳前此帝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温嶠上疏乞貸枉陪之人郝鑒議敦之佐吏雖多過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還不能脫身遠適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鑒之議導不能無厚頽嶠之議道之意也是故帝從之耳導論平蘇達

功時於路永匡術貴寧皆欲賞以官爵温嶠曰永等被
之腹心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其前罪得全者原
為幸豈可復褒寵之道乃止卞敦當峻之亂沮軍顧望
不赴國難事平陶侃奏請收付廷尉導以喪亂之後宜
加寬宥遂改任之郭默擅殺劉胤導懼其難制所用默
代胤陶侃表言其狀乃復討默導始避峻奔白石入石
頭令取故節侃笑導蘇武節似不如是及是又笑道邊
養時賊良可媿已導委任諸將趙胤等多不奉法大臣
患之導性寬失刑之所致也庾亮與郗鑒箋云人主春
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為
導發也當時鑒若聽亮言起兵廢導不謂無辭導卒庾

水當任頗尚威刑有批諫者永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
弘况如吾者哉永蓋有所懲也他日庾翼與永書論江
東之政失在嬖寵豪彊常為民蠹以為皆前宰之愴謬
江東事云實此之由時人議論往往不滿於導如此三
世相業繫焉可知朱子有言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
生考之於史其殆此等類歟史稱導善因事就功夫善
因事就功乃真周旋人之効驗也

○王敦兄含作廬江郡貪穢狼籍而敦於眾坐稱曰家
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敦試坐中人畏已與否
耳此石頭城威劫温嶠言太子意也何充温嶠可謂其
正者矣敦上無君父豈為其兄護哉他日敦反含為元

帥合軍敗敦大怒曰我兄老婢耳

○周嵩謂其兄伯仁好乘人之敵非自全之道伯仁豈好乘人之敵者耶伯仁果好乘人之敵於王導誦臺之際不相申救矣而終以此結憾於導致石頭之禍則今日殺諸賊奴之言實為之此乘人之敵之言也

○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散騎常侍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有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宋仁宗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與其性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名且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則敵以為此皆挾偽求名要

上迷衆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然當時有桑澤以定昭化叛格遂得閣門祇候欲讓其貴於位已上者歐陽脩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澤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脩嘗其言卒讓之不聽脩嘗為懌傳蓋善懌能自信其心者是在人何如爾

後世并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是實情唐虞之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為美名也

○王長史郗泰軍皆桓溫所親密坦之入輔晉室卒為忠臣而趨黨兵不返其心豈欲依溫別有所圖耶或曰趨父愔居兵權乃溫所惡趨依溫者為其父耳愔嘗致

書於溫有共獎王室語非超易之倍其危矣季以為不
然溫嘗從坦之求婚坦之歸與述言之述不許溫亦遂
止超誠多智為父周旋廟堂溫何得便言之超不先情
死其所欲為未可知也

○郝情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
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者盡顯親
之子締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坦之禁不能止
及為本郡誘紆出諸券書一厨覽之悉焚燒宣語遠近
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超崇父財情為
之驚恒觀之焚燒子券締亦為懊歎彌日父子情不相
同如此同時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

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舊業悉委諸弟昔樊重假貸
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
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

○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孰離祖溫因問溫公酒可
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
鸞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正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
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耶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
欣然納之時王坦之乃尋在坐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
肉一升客主驚愕納曰名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
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雁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
此事吾於秦已待賓之法遂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

一〇序
映一進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惟盤累碟深
杯大瓢瓶以厭飲諸饌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
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嘗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
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
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肉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繁不敢休會當日數日營聚然後
敢發書苟或不然人事非之以為鄙吝故不聽俗者靡
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
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
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飲水盡其歡子陋食鮮不愧

庚郎貧范和之云盍簪跼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
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
救弊興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
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劉惔少與母任氏居京口既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
惔喜還告其母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
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夫名在時論於我何預我顧所以為我者何如耳我果
不愧於是人乎論者雖不我比亦不失為我矣我不媿
是人而論者以是人比我豈我輩人也何喜之有惔
之胸懷陋矣史謂其母聰明婦人也袁羊范汪不賢於

煖煖受其名爲有餘則何貶於煖乎使論者以非煖之所能比者比焉煖其可受之乎爲煖者其尚論古之人而毋自畫於論者所比之人斯得矣

○晉孔中丞群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不足可麴糞事史謂其孰酒如此春家荒田歲收不過百石秫之所入特十之一爾然祭祀賓客之費恒取給焉亦不見其有不足處陶淵明慕公田利可爲酒求爲彭澤令欲令二頃伍拾畝種秫爲酒費然到官纔八十日遂自解印綬賦歸去來兮向所謂公田秫者竟未嘗顆粒到口也吾仕無公田然平生俸入得資餽酌多矣宋紳放別業在終南山性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養所居有林

泉之勝殊爲幽絕真宗嘗遣中使賜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而歎賞之五柳先生若有種別業肯復慕彭澤公田利乎春不得爲種之所爲隱者今者來歸歲課田產秫米之入當倍於昔因扁所種秫處名曰課秫亭焉吾其是了此生矣乎若夫林泉之勝視種所居吾亦未知其如何吾聊以蠅濡而已史稱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其爲孰酒必復甚孔中丞矣吾年五十有四即乞休而歸吾其免是夫○相司空懿類荆時有參軍養一鵠鵠教令言語遂無所不名有主典人於鵠鵠前盜物鵠鵠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其人復盜物鵠鵠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

深恚以燕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
曰原殺鵠鵠之痛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
法令止五歲刑也明唐温璋為京兆尹日閣下聞挽
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鳴璋曰是必人探其鵠而訴寃
也命吏隨鵠所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鵠尚
懸樹下吏執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盡捕
鵠者報之觀說璋璋之用法何其與桓異也盜物者本
罪有在鵠鵠緣此被殺桓猶能嘗之盜謀殺人未行律
無死條捕鵠鵠者比諸謀殺何如而璋論乃爾深入何
耶人與物仁不同視情與事法當異處禽鳥與獄曠世
一見吾若之何而亂常法也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
收其餘以實內府晉之君臣何弗思也盜發之詔以其
金帛復納其中而封治之義也用度不足亦何忍用此
我收其餘是我利其盜之發也其何罪以治發之者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
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
重矣闔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媿色也

餘冬序錄卷十四

餘冬序錄厲限卷之十五

內篇第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謝安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從子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此言
 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然哉蓋其責有在
 焉孟子有言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其間不能以寸夫子
 弟不佳父兄之責豈得而不豫人事而直比之蘭玉之
 適玩而已者哉孔子謂子賤嘗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子弟之繫於父兄

如此然則安何爲有是問哉是時王述蒙顯授義之舉
爲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過懸邈當曰汝等
不及坦之故耶王子敬兄弟見郝方曰驪嶺問訊甚備
外生禮及嘉賓冠皆著高履儀容輕慢方回數曰嘉賓
不死兒童敢爾大傳之問殆有感於是乎玄之答宜若
不論焉者

○符堅之迫淮淝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爲調遣
計者分遣玄輩外一無所事衆人爲之難
矣桓冲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後却之安果何
所恃也而玄比輩卒有淮淝之捷天幸其可必耶安石非
不知憂冲之所憂也安石知玄輩之能成其事而不形

之憂以安人心耳玄入問計直答已別有旨况而寂然
安石不欲區區爲玄計者計多則慮分而智竭銳氣或
憊是以張玄重請直托遊陟至心乃還其矯情鎮物如
是冲之援兵能助幾何玄輩若以入援爲恃則鮮不致
敗此安石所以得兒童成賊之效也彼玄非能成事者
安石乃當爾耶安石於是爲北征之時自隊主將帥已
下無不慰勉萬之微誠安石所以憂之者甚至觀於此
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寄之云矣

○劉裕屬桓玄篡位與何無忌劉毅舉義我討之晉氏重
爲所延在此而德輿成禪晉之事亦始於此無忌及毅
已不及見永初年號世何不復有此三人也毅未死其

所欲爲與裕矣異毅嘗云報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
謂鄒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有水今吾與足下
雖才非古賢而事同其陵傲不遜如此德輿不圖希樂
德輿必不敢成禪晉之事希樂不死亦豈能爲咕咕終
守臣節之人惟夫無忌握節隕難得名忠肅史臣稱其
異於向時之輩此三人者無忌不死真晉臣也

○晉安帝初盧循爲黃州刺史遺劉裕益智粽裕答以
續命湯或問史書此事何意循戲裕不慧故以益智見
遺裕謂循當死故有續命之答耳或曰不然惠遠有答
循書云損餽情至益智乃是一考異味即於僧中行之
循所遺不獨裕裕所答義在酬報是豈有他意哉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
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使求之猶望一稔而
逝然仲秋至冬在當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洪容齋嘗
悲其所謂秫秔未嘗顆粒得到口也春觀蘇子瞻之買
田陽羨有終焉之志自黃州歸時實用整蠲上書乞居
常州庶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
仁化令出田挈家至乃買地白鶴峯所不陶瓦作屋二十
間待之明年二月新屋成而邁與諸孫至五月被命責
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負僮過海過之求仁化
便饋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于官子瞻至儋與蓋文輔

書云於三庭官口生熟必擇之役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葬又與程儒書云近結第數椽費不貲願十數里若助作躬泥水之役請國收元子籍地歸被病至毗陵適平明年葬汝州郊外所謂陽羨之田白蒿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亦可悲哉陶令之襟抱披翁之語誠吾知於此無復一毫感感者矣聊書之以和我輩臨者之靈

○楊盛聞晉亡不改義庶年既謂世子玄曰吾先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盛以晉臣自忠而殺其子之善事宋帝其心猶有為門戶計若帝廷之以勉名乎庶幾其私盡矣

○後魏王建為左大夫建死迴時為大夫諸子多不憤

法建其以狀聞父子伏誅史稱建許直如此梁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大嗟行路覽噬家人古者重非十惡大逆則屬得相容隱乃知律意尚仁愛於體亮之中不獨以通人情而已而所以正乎人倫也

○後魏李崇為兗州刺史村置一棧樓懸一鼓以警之慮難入起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僅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總諸村置鼓皆守要路是以盜賊絕項之間警布百里其中以崇之志有伏入盜竊始發便不難檢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皆效崇京城內全吾晉曉得所以戒行者焉周建議請置六街鼓

號之曰菱菱豈豈惟而京有之猶再街衢置鼓於小樓之
上以警夜夜家汴京亦然太宗時命張待詔洎製坊名
列碑於樓上是則京都之制也事見春明退朝錄今在
在諸州不聞於鼓薄尉之職廢而京師亦不聞有所謂
街衢菱菱豈豈者金吾之職廢矣若何而無盜賊之擾
○魏揚播及弟格津史稱其皆有美德魏則教格津讓
恭家世孝友總服同慶勇文百口人無間言格津位至
三公一門七太守三十二刺史積善餘德亦云盛矣然
季世非時逢東無術爾朱燭霄遂使東西之族津子惜
外唯類弗遺天道至此尚可論報施邪格子異嘗曰物
物銀器為元人所怨豈叔父舒妻元即父之族也舒卒

元請別居格泣責不聽元氏恨之孰謂無間言乎瀛州
之事幾陷虎口相州獄起復脫危機愷弟君子神所佑
助未可誣也乃若格子侃預誅其兇之謀鷹鷂之逐鳥
雀自有不容已者城陽王徽李或之為其姻黨豈人倫
之可絕者哉而卒以成夷滅之禍蓋族大而威重雖揚
氏之世德不能免於亂世然則保家之主宜何如亦有
避地而已矣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
壅滯賓客輻輳來許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
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聽舉
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持不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

尋覽篇章核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春觀隋書劉炫傳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鳴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子瞻聞炫之事蓋必亦所疑者世容或斯人焉吾未之過爾何疑古之人穆之與炫哉

○宋書彭城王義康秉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棋歎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棋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棋大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蓋萌於此宋四朝聞見錄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檜之奸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

○菊花之隱逸者古人惟陶令能配之後世求如靖節先生輩人豈云易得然必不媿其下風乃可為對爾今

菊譜中有粉紅千葉散茸而細小嫋嫋有態者謂之楊
妃此蓋花之柔媚為悅者高人見之亦有所弗取矣
○宋孝武初謝朓為吳興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為
清談所少朓名門佳士也事載正史乃爾朝野僉載唐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鷄子一錢幾顆
曰三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
寄鷄毋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買
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筭一錢幾
筭曰一錢五筭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筭又謂吾未
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
貧猥不道皆此類春初謂昔人以資嗚嗚爾未必有此

事而小說家所載名字灼灼已如此今之居官者不又
有類其人乎嘻今日之居官者蓋不啻但如虎所為猶
費本錢而已然則如虎者亦未必非賢也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
寬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行所言者是也後漢書卓茂為
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
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
從汝求乎性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意遺之
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禽獸者以有仁愛相親况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
請求耳凡人之生能高若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
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若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
使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茂笑曰律設
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南史載循
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吏第一人吉翰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
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
只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視訖謂曰卿意
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
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
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謂之循
吏可乎

○宋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
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鄒比
之已為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

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
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祇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為爾
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衛還
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
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
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第年
三十志用比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
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
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
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南史宋劉孝綽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

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悝所
謂劉三娘者文允清按史臣論劉氏後至世過人繪辭
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而孝綽也梁王筠與諸兒書論家
中畫為尤則非文之所能歸也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
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有如吾門者也王導至東九
世立傳著在
國史王治至克九世有沈太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
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
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夫劉
氏文人并見一時至七十人之衆此自有劉氏以來豎
今之所未有也王氏名德重光克紹七葉之盛此又自

有王氏以來暨今之所未有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非
若草木之生有區別也氣鍾靈粹裁者培之或弗得不
然也嗚呼嗚呼矣然犯文人之所忌者則莫如孝綽其矣
筠之所誨於堂構者其獨在努力詞藻問乎是政春特
筆而著之南史晉書
流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有
識之所謝也

○譚賓錄唐神功二年高宗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
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
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
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

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三從伯祖晉
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
殿召群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曰高祖
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信乎榮於其表云治者矣此
亦豈非古今之一希闊事也

○昔人有言厲憐王人生所慮莫如厲至貴莫如王王
而為厲所憐王之所慮必有所不安於厲矣宋建平三
宏子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安帝時浞懷
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鵠集於承臺上飛鳴
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
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洵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

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續謀舉兵竟為臺軍破斬之
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晉夢為魚因化為鳥方
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
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
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行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
如脫屣爾後以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亦自安承出征至
麻溪軍敗溺死臨行與所親書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
而獲所方等蓋不愛其所生也然則王之逢患弗保欲
求為魚鳥不可得况人乎昔趙主問于寧紫入海化為
鵠雉入于淮化為蜃鼉龜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慈
夫斯亦觸物有感者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舜

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支父辭之讓王一言晉人豈真
欲務高斯世哉周靈王之子僑求歸山楚澤國王世子
釋迦牟尼願出家豈真莫於他術哉仙佛一遺脫屣入
問於欲求為幻化事可知

○宋文帝嘗指左右人謂王景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
我弟故生便自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前廢帝素
疾弟之讐為龍即位即解子鸞中書令遣使賜死子鸞
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六生寄也禍福之來
其可擇邪休範在太宗諸弟中得自保者正曰不才耳
而竟不免惡終子鸞無罪被戮孝武雖曰愛之乃所以
害之矣骨肉為仇儻富貴成憂患有生之難可不信哉

○宋彭城王義康之出豫章也謂沙門慧琳曰弟子有
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范曄事敗義康
坐免為庶人徙安成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歎
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且也當時范曄輩非不
能讀數百卷書知古事者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晉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告
呵責譴辱之若美相躬接語放曠者必無所諧人問其
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功此所
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
不微借顏色即成六怨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填而
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為相有

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
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
我若受其請憂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
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忌之道也其後秦捨事
亦同此然檜以此為濟奸之術槩之於昉非所擬也

餘冬序錄卷十五

餘冬序錄則如卷之十六

內篇第十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崔浩之死高允其有定論乎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
寵任專制朝權嘗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
太子晃欲於先徵新徵者為之次第其議良是浩弗從
允謂浩曰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允知浩
有取死之道也浩監史書事閱湛郝標共譖佞浩勸刑
所譖國史以彰直筆允謂湛標所營恐為崔門萬世之
禍而浩竟用湛標議允知浩有滅族之道也北人譖浩
暴揚國惡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等下至僮吏皆

夷五族允持疑不爲乞更一見魏主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譽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允明浩無應死之罪也魏祖因此意解然猶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檻送浩城南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古今反逆之刑不過此何其酷也嗚呼浩無應死之罪而有取免滅族之道乃卒受此誅也平日之才畧與其君之寵任其足恃乎浩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魏主管謂浩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指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曾中所懷過於兵甲朕之征伐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

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河西入貢時又執浩手以示貢使宗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其極口於浩如此而今一切刑之如此何其酷也史稱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或傳李孝伯卒魏主曰崔司徒可惜李孝伯可哀嗚呼晚矣

○崔浩初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其甥盧玄止之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玄於此時有以知浩之所以得罪於衆者矣

○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

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思避勢已窮矣而始求退已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柰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棊神色不變局竟以敕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負之君子之所爲悲之者也

○王景文以明帝元舅屢辭位任言甚切至明帝不許而卒以藥賜死此豈景文之罪哉盛滿之地其禍蓋有避之不可得者而世之人方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不已既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沈攸之兵起黨齊者以爲反耳劉氏視之實義旗之舉攸之事不成而齊之篡始成攸之未嘗反劉氏也史繫後世勸戒正公論所在沈約宋書乃以鼎運將移迷樂推之數爲攸之罪是爲有人心者之言耶郢州之敗功曹臧寅曰我之亦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倉曹參軍邊營亦以不降見殺大將軍節下有臧洪其人非苟然者攸之與宗室歲義形於言宗儼之所代爲表檄文疏攸之傳不悉載蓋史爲察諱也傳中有臧

漢詣益城今天子斬之之語可見齊臣當時之筆約有未及改者雖然約本齊臣而身又佐梁武禪齊之事以德愧桀犬之人而述悖言宜矣

○褚淵事晁以道謂自開闢以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贊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實自淵始淵風穎器識見與時流位重石尊冒恩非淺明帝顧命之際本無蕭氏淵乃引與共之蕭言及世事袁粲正義以折奸謀而淵默然歸心成彼大逆沈攸之事起非淵先備其內之計粲或當有濟而胸懷乃爾賊黨識其無奇才異節豈獨保妻子愛性命而已石頭城之謠傳遍天下耳目淵何以視息公云復載問耶宋革為齊道成以淵為司空

淵弟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得今日之拜淵子賁恨淵失節遂不復仕淵從弟炫亦非淵身事二代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沈文季啓世祖曰褚淵自謂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淵入朝以扇障日員外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正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宋史諸傳雜記數條如此景倩之謂竹帛所笑者真千載有餘戮也

○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平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

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太尉帝儁為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又宋彥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所以語其子之言也天可必乎而君子不以隨其為善之心就三人觀之湛愧於為善多矣宋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耶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敬則立威

警眾乃始一小兒乎孔瑋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瑋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瑋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擯其父詠集眾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嘻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土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太宗皇帝以箚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為安南掾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復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彥謚嘗為之傳云

○齊王沈歷錢塘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憊故吏為營棺柩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歛吏人為買棺器二人俱載南史循吏傳齊武帝嘗非洽曰洽累歷名邑而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救不給贈賻齊武之所論者是已南史循吏二人傳別不具其事實若只如此論之循吏何循吏之有

○齊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寮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宋富公弼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東昏之廢蕭衍至新林馬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舡衍圍空城州郡皆遣使請降袁昂在吳興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空城陷閉門獨守俄而兵至仙琕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嗚呼當時所謂義

士止如是耳行以言慰仙理勿有所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此可謂義士之言乎衍既篡齊而帝顏見遠不食數日卒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梁武此言殊未識西山餓芋之爲義士也

○梁朱雀門灾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軍朕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爲名對何哉蕭氏之衰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諛尚足賞耶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爲誇譎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剛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北齊書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范蜀公蒙求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夫以昉爲善人則知毀昉者非善人矣涑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

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昔漢汲黯言公孫弘三公祿多而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真宗之賢王太尉其或亦以其謙讓邪太尉自言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所以望於其君而納忠直之諫者意亦深矣

○北史齊王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為東萊太守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東齊記事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慮囚公曰汝與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更以俗語問之始答二子之性習如此非今所謂對牛彈琴者乎而或以為迂或以不通嘗之不知人性蓋自有要如此者

○北齊皇甫亮性質朴屬有勅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宋魯宗道為諭德日真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

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真宗竒之謂為忠實可大用
宗道對使者之言亮之心也真宗識人可謂得之牝牡
驪黃之外而彼齊主之竒顛者亦不可謂不知人矣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
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為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
毋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
極世號名醫誠諸子曰人子嘗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為
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
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
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
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

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
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嗚呼許世子止而邇此春秋不得而誅之矣或問左氏
謂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非邪許世子始之不知
藥進藥而不知嘗此許止之罪也君父有疾臣子之所
以盡心力者宜莫如藥物矣其勿自專焉可矣大儒伊
川有言醫是人子分內一事醫之為道吾儒其可以忽
乎哉宋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
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
疾尋平此又以孝為醫者也

○蘭陵王長恭邱山之捷威名大盛齊主忌之及代段

韶督諸軍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願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豈非以邛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願勸其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遣使醜殺之宋張忠定公詠在陳得丁謂逐寇萊公報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遂為歸計買田宅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朱子門人記朱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豈避禍哉禍豈可避邪春按忠定公事陳無已叢談云爾容齋隨筆云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

何有所謂垂崖自汙之事晦翁之論正矣殆亦未考其實也

○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堯堅之織口戒之哉

○秦王世民洛陽宣武陵之行王世充將軍雄信引槩來逼不有尉遲敬德事其危矣李世勣素與雄信友善誓同生死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捷絕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杜如晦與其叔父淹不協淹當死如晦迫於楚客之義為之請而得

免如悔之所請者決不如世勛之所請者之力也而太宗聽如悔而不聽世勛蓋有憾於稚信前日事耳夫臣各為其主稚信何罪太宗之量於此未為宏也

○唐武德末年玄武門之變房玄齡實勸長孫無忌首發其謀他日上實錄而書六月事不無微隱何哉玄齡嘗以此為周公之事矣何為隱之其隱之也亦知其事有異於周公矣前此何為勸之玄齡非成君於惡者始也見道未明而卒也固有悔乎

○或問王魏之事范太史受說伊川而歸其罪昔者孔子不罪管仲王魏於仲果有異乎考管仲荀卿書桓公亦是以弟殺兄與秦王事何異王魏奉高祖命而事建

成建成之死也上有高祖在焉二宮左右與秦府兵戰未已高祖勅令內外一受秦王勸度衆然後定王魏之受世民處分蓋高祖意甲何得而讐之春曰秦王之殺兄與桓公不異也建成之為太子與子糾之在諸公子列亦不異耶王魏固不得藉口於管仲已嗚呼王魏尚得為高祖之臣也哉高祖以秦王功高素心欲立之而立建成者特以其長耳建成之不克負荷後來亦易見矣高祖欲易之心特未發耳王魏不為晉之衛瓘和嶠盡忠高祖而勸建成以立功又勸以早除秦王然則王魏非高祖之臣也太子事定王魏不躬待罪高祖闕廷以謝無狀詹事主簿之引雋州之召不躬受高祖之命

而遽就列嗚呼若之何其可免於君子之責也

○惟房與杜為真宰輔唐人有是言也助天理物之任三代而下漢則蕭曹為冠丙魏有聲唐則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宋則慶曆治平韓范富歐更升迭用言相業者必先焉以今考之參之于何言之于相璟之于崇皆起繼位琦淹弼絳雖同一特中書與樞密殊參政與平章異矣若夫共掌朝政位齊時竝而典章文物彼謀此斷跬聚可定則從漢象宋末或有如房杜者也參與何有隙及代何能一遵約東相嚴毅吉濟以寬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宋四公上前持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其人品雖優然意見終不能以相一者有在而玄齡每議事帝

亦曰非如晦莫善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固非獨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之所逮者也史臣謂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其相業蓋廓乎無可尋迹矣所謂真宰輔者其在此也夫此像許先生廷綸家藏先生官南通政時春偶與論予所見人間收得唐人遺象衣袍領圍其顛若無裏衣不可曉先生曰吾家房杜象正如此因出視春得歛衽過目焉像頌中爵號與劉昫史不合昫史列傳他人當時贊詞率不載獨載二公贊有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者有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者蓋二公圖登瀛圖凌烟閣

時語此像頌又不同焉。繪事精甚，絹素雖就，散神采燁如意，必有肖於瀛洲烟閣之所圖者。非宋畫院臨本之所能及也。先生藏此寤寐其人，惟在其相業而已。此案足深辯予肅觀之餘，輒此嘵嘵，亦特致夫仰企之私。云爾。嘉靖丙戌正月十日書。

○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及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於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况凡人能無咎乎為士師者尚其有警乎斯

○唐李勣在軍中臨事選將必嘗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勣之謂薄命之人羸弱者也夫選將與卒異視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惟其體貌豐厚則遣之其有不為劉景升之大牛者乎王莽嘗用巨無霸矣體貌非不豐厚也其足以成功名

乎定常馭體貌素羸不能跨馬非勲所謂薄命之人乎
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而槩定之於區區體貌間豈選
將之道也宋沈攸之少孤貧請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
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後累功遷中領軍
封真陽縣公時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謂遵考曰形陋
之人今何如勲嘗聞此事乎噫世之用人不亦有類於
勲之選將者邪自武氏身言書判之法行而舉選非其
人也多矣

餘冬序錄卷十六

